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1.看戏是最难忘的经历

1926年农历十二月的大雪之夜,我出生在浙江省嵊县(现嵊州市)黄泽镇坑边村。当时农村卫生条件差,新生婴儿存活率低。在我之前,母亲连生两个男孩都夭折了。我刚落地的时候,双眼紧闭,好久睁不开,多亏了村里的郎中用土法拿针挑开眼皮,让血水流出,才不至失明。盼子心切的父母见生下的是一个瘪嘴巴、小眼睛、其貌不扬的女婴,不免有些失望。我出生后那几日,家门前的天空常能看见彩虹,父亲就随口为我取了小名“彩娟”。

一年多后,母亲又生了个男孩。农村素来重男轻女,为了全心哺育儿子,父母就把我交给雇来的奶妈,带到偏远的村庄去抚养。不久后,新生的弟弟又夭折了,父母都很伤心。尤其是母亲,此时更加思念养在外边的女儿,提出接我回家。奶妈起先不舍得,再三恳求将我收作养女,希望将来能与她儿子配亲。我父母坚持不肯,这才放回。领回家时母亲见我骨瘦如柴头发枯黄,心疼极了。原来奶妈家里穷,没东西吃,奶水下不来,平日只能用糖水喂我。母亲赶紧为我补充营养,过了好几个月才慢慢调理过来。在我四岁的时候,家里添了一个妹妹,之后又添了个弟弟。弟弟出生没多久,就得了重病,后来夭折了。

童年留在记忆中的滋味,恰似故乡山崖林间的野果,甘甜中也时有酸涩。我们村子不大,祠堂寺庵倒是一应俱全。因为提倡新学,家族办起灵溪小学,祠堂变成了课堂,我七岁起在那里断断续续念了三年书。村里请了一位名叫庆才的教书先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个子,相貌清秀脾气和蔼,就住在祠堂里。我读书很用心,小时候记性也好,背书总是最出色的一个,描红、算术成绩也排在前三名。无奈的是,读完小学三年级后,随着家境日益拮据,我不得不辍学了。

我是家里的长姐,十岁左右,母亲便开始教我做衣服,打长脚纽扣。田种下后,放田水、拔草等农活,都是我半夜带着妹妹弟弟一起



去做。家里种了五六亩田,有时稻谷还没来得及碾成米,一时断了粮,母亲只得让我去借。闻到别人家里在炒年糕,香味扑鼻,就赶紧关起门来。

母亲文化不高,看戏却多。她常说,十年风水轮流转,当年王宝钏、刘翠屏寒窑受尽苦中苦,守得夫婿封王拜相苦尽甘来,你们要为妈妈争口气。她把对命运与对儿女的祈福,寄托在村头关老爷神像上,她点燃了一支又一支香火,我也在母亲身后暗暗下了决心:长大一定不让母亲受苦,不让弟弟妹妹再受人欺负。

在童年快乐的记忆中,看戏是最难忘的经历。外婆家所在的后山镇是一个有四五百户人家的大乡镇,当时,女子越剧第一代演员施银花、屠杏花、赵瑞花、沈兴妹等已经唱红,被请到后山镇来演“的笃戏”。她们坐着轿子,风头十足。每逢戏班有演出,外婆都要接母亲回去看戏,母亲也总是会抱着我一起去。从抱在怀里到坐在母亲膝上,再到自己爬到高凳上看戏,我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戏迷。

坑边村有时也会把戏班接来,我们村头有个小庙,庙前的戏台很考究,台前一对石狮子,四根台柱顶端有精细的雕刻,有动物花鸟,也有戏文故事,过去嵊县保留着不少这样的戏台。每逢戏班来演出,村里便热闹非凡,这也是我们小孩子最高兴的时候。母亲边看边给我讲解台上的戏文,我开始似懂非懂地了解那些花花绿绿的人为什么上台下台穿梭不停地忙,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姐姐更让我感到格外新奇好看。

戏散场后,我和几个同伴还钻到后台去看演员卸妆,等到父母来叫,还不肯走。看完戏后回到家里就学,把床帐当作戏衣披,穿父亲的长衫甩水袖,煞有介事地乱唱一气。母亲是我的第一个观众,也是第一个鼓励我的人,有时高兴了还会教我几句。出了家门便是田地,我在稻草堆上学戏台上的样子翻跟头,居然无师自通,自得其乐。母亲缝被子时,我又趁机在上面大练虎跳、仰跌,母亲一般并不责怪。但当她有烦心事的时候,会呵斥一句“吵煞了!”我便不做声,乖乖地领弟妹去外边玩。有一次我在稻草堆边上练习下腰,没掌握要领,身子一斜,后脑勺撞在了地上,流了许多血,把母亲吓坏了。

4.我可能得冒险进去“窃听”了

顺着刘声涛所说的方向,我向马路对面眺望,我在寻找穿白色衬衫的男子,然而一个上身着花衬衫,下身着咖啡色灯笼(中缅边境的男子喜欢穿的一种和筒裙相似的服饰)的男子锁住了我的目光。

也许为了逃避追踪,白衣男子重新乔装打扮了一番。同时我还看见老鹰从他身边离去的背影。“是他”。我欣然地冲着刘声涛说道。我得意地将了刘声涛一军:“两个目标都出现了。这下你还赶我走吗?”“你这个鬼丫头,还真不能让你走了。”刘声涛伸出手握了一下我的手。为了不引起对方怀疑,刘声涛背对着他们,双手亲密地搂着我的腰,将嘴巴凑近我的耳边假装和我说着悄悄话儿:“盯住他们。”我一副羞羞答答的模样靠在刘声涛宽阔的肩上,而眼睛却目视着前方。从发现他们开始,我的眼睛就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两个鬼鬼祟祟的男女。只见

黑衣女人东张西望慢慢悠悠地往前走着,而身着灯笼基的男人却在马路的另一边,与黑衣女人保持着同样的速度向前挪动着步子。大约走了100米后,黑衣女子匆匆穿过马路,和男子交头接耳说了几句话,接着返回马路这边。这时前方出现了一个三岔路口,他俩各自朝着不同方向走去。

“这下你还真派上用场了。”刘声涛目视着我说了一句。听到他的话,我得意地看了他一眼。“好,我们分头行动。你的任务是跟踪她到居住地,记住门牌号,搞清楚黑衣女人与那名男子之间的关系?记住:你采取‘宁丢不暴’的跟踪法,以自身安全为重,明白吗?”

我会心地向他点了点头,对他叮咛道:“你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知道白衣男子的身份,一丝担忧萦绕在我的心头,我为刘声涛捏了一把冷汗。刘声涛突然将我紧紧地拥到他的怀里,悄悄地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语琳,切记安全为重。”一阵暖流刹那间便传遍了我的全身。

前面的黑衣女人开始加快了脚步。我从刘声涛的怀中挣脱出来,匆忙跟踪而去。转身看时,只见刘声涛也匆匆跟在那个穿灯笼基的

男子后边,一溜烟便没了踪影。黑衣女子在离我不远处的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梭,若隐若现。虽然刘声涛为我的安全着想,吩咐我采取“宁丢不暴”——宁可将犯罪嫌疑人跟丢了,也不要暴露自己的跟踪法进行跟踪,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在我们还没有掌握对方证据的时候,不能贸然行事。可是,刘声涛一走就由不得他了,我自己说了算。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做到“不丢不暴”。

怕将目标跟丢,又怕黑衣女子发现,我先采取在马路对面她所在位置的斜后方紧跟其后,高度集中精力瞄准黑衣女子。她不时地转过身来观察身后的动静,我时而转身到旁边的摊上装成一副购物者的模样,时而向她相反的方向走去。确定没有被她发现时,我继续尾随其后。

大约走了300米,她再次扭过头来窥视了一下后面,然后目不斜视继续地往前走。似乎再次确定后面没有人跟踪,女子这才放松了警惕,慢慢悠悠地走进一家品牌服装店。

服装店门口左侧有一块石雕像,我闪电似的飞奔过去,将自己藏在石雕背后。透过石雕边缘,我不时地探头观察着服装店里的动静。只见黑衣女人不慌不忙地试了一套又一套衣服,不着急出门。不知道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只能耐心地等待着。

约莫半个小时后,终于看到她拎着一大包衣服走出了店门。目标出现了,我的头脑再次绷紧了那根警惕的弦。只见出门后的她向马路南边走去,我双眼紧盯着她远去的背影,行走在灰暗路灯下,怕被她甩掉,我在她身后马路对面小跑着。这时我看见没走几步路,她转身进了一家卖通信设备的小店里。我慌忙躲在小店前方一个石碑后面,密切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这时我看见她坐在一把旋转椅上,抓起公用电话拨着号码。原来她并非去买东西,而是冲着店里的公用电话去的。看来这家伙不用手机而用公用电话,说明她的防范意识很强,一看就是个老手。由于我离她的距离较远,听不见她在说什么,为了搞清楚她说话的内容,我可能得冒险进去“窃听”了。

张娅



治疗冠心病 从此不再惊心动魄

上海远大心胸医院肖明第院长支招冠心病防治要点

心脏搭桥手术是什么?

冠心病是中老年人的“头号杀手”,目前医学界治疗冠心病较彻底的手段是做外科搭桥手术。然而,有不少冠心病患者由于对心脏外科手术不了解而心存疑虑,非常可惜错过了治疗冠心病的最佳时机。本文特邀上海远大心胸医院院长肖明第教授为广大患者朋友详细介绍心脏搭桥手术。其实,治疗冠心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惊心动魄。



肖明第教授和他带领的心外科团队

在心脏上做手术曾经被誉为医学界的魔咒,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认为得了心脏病只能打针吃药,而把心脏外科手术看成是九死一生的无奈之举。其实,这样的看法实在很过时。随着医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医疗设备的更新换代,如今治疗各类心血管疾病的外科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上海远大心胸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是卫生部门承认的“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无论是心

脏外科手术总量还是治愈率均在上海排名前列。

肖明第教授从事心脏外科工作超过50多年,现在担任上海市医保定点医院上海远大心胸医院院长。肖院长介绍,目前治疗冠心病的方法主要有药物治疗、内科介入治疗以及外科搭桥手术治疗。三种治疗方法各有自己适应征和优缺点。心脏搭桥,又称“冠状动脉旁路移植

术”。医生在患者身上取一段自体血管,在主动脉和冠状动脉堵塞病变的远端之间搭桥,使主动脉的血液通过移植的血管供应到冠状动脉的远端,以恢复相应心肌的血液供应,改善心肌缺血状态,解除心绞痛症状。简而言之,搭桥手术就用一根新的血管替代已经梗阻、坏死的冠状动脉血管,为心肌供血充当“生命之桥”的作用。

心脏搭桥手术安全吗?

体外循环技术出现以后,心脏外科领域有了一部有力的武器,心脏外科医生可以从容地在无血视野下对心脏进行精细矫正与修补,挑战各种复杂的手术。世界首例冠脉搭桥手术是在上世纪60年代由阿根廷医生法瓦洛罗完成的,当时的手术是在患者胸骨中间劈开一道大划口,在体外循环的支持下,让患者心脏停止跳动,在处理完心脏病变后再让患者恢复心跳。

此后,心脏外科医疗技术和设备的日新月异,在世界各地心脏外科医疗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搭桥手术历经了从采用静脉搭桥到全动脉化搭桥,从正中胸骨劈开的大切口到小切口微创搭桥,从停跳搭桥到不停跳搭桥的发展。

相比传统的停跳搭桥,不停跳搭桥更具优势。首先,不停跳搭桥术利用特殊的装置把血管两端需要吻合的地方固定起来,

使吻合口处在相对静止状态进行吻合,这就是心脏不停跳冠状动脉搭桥术,手术风险相对较低,可减少许多并发症。另外,不停跳搭桥术规避了体外循环的打击。如果手术成功,术后病人的恢复是非常理想的,主要表现为心绞痛,心肌缺血症状消失,而且远期效果大于内科的保守治疗或是安支架。目前国内只有为数不多的三级医院的心脏外科具备不停跳手术的软硬件条件。

治疗冠心病还有其它方法吗?

药物治疗和介入治疗也对冠心病有一定疗效,特别是心内科介入治疗的面世使得心脏搭桥技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甚至有人认为冠脉搭桥手术将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介入治疗虽然可以用较小的创伤开通患者冠脉血管,可再狭窄率一直是介入治疗技术的软肋。在狭窄的冠状动脉处放置普通支架,术后患者可能面临冠脉再狭

窄的问题。而心脏搭桥手术,就不用过多担心再狭窄的问题。另外,并不是所有冠心病患者都适合做支架治疗,部分病变部位由于血管结构复杂,无法放入支架,而且风险大。在肖明第教授看来,搭桥手术的优势是不可替代的。

不停跳搭桥手术在某些方面具有其他手术无可比拟的优势,例如减少术后中风

和栓塞的风险,减少术后肾功能衰竭的风险,减少出血和感染的危险,缩短住院、手术及术后康复时间等等。肖明第教授同时也提醒广大患者,停跳与不停跳是两种心脏搭桥的技术,它们就像心脏外科领域的两张羽翼,共同呵护着我们脆弱的心脏。医疗手术都有风险,两种治疗方法应该合理使用才会给患者带来更大的利益。